

家  
有萌宠

# “呆头鹅”情事

□ 丁汀

以为“呆头鹅”是雄性，其实，雌鹅之“痴”之“呆”，亦令人不胜感慨的。

前两年，嫌小院“二脚禽”动物品种单一，仅鸡们独秀，颇感孤独，于是，我在菜市场活禽棚里抱了两只一身洁白羽毛的雌鹅回来。为此，还专门为它们搭建了“水榭式”鹅舍，弄得管家老东方不得不穿上我特地借来的捞鱼摸蟹用的防水服，要在河里打桩、围网。好一番折腾，两只白鹅总算常常可以嬉戏清波，曲颈对天唱歌了……其实，临要产蛋的白鹅还是蛮聪明的，它们会衔来枯叶，为自己聚拢一个厚暖的产房，下蛋后，老半天趴在蛋上不动，像煞要过足做“鹅娘”的瘾头似的；离开前，会将蛋藏在枯叶里，甚至三四个都会掩盖得让人难以发现，其高超的伪装技术或许是基因里就有的吧。初始，我识不破，总疑惑它们光吃谷食不下蛋，后来才发现枯叶堆里的秘密。当我抱开“鹅娘”取蛋时，它们会用坚硬的长喙啄我的手，保护下一代的意识挺强。殊不知，此蛋非

受精蛋，再孵也出不来“小把戏”的。曾经想再抱一只雄鹅来，然而，卖鹅人竟说“一大群里难辨雌雄”，我只能无语。

鹅有凶禽之说，农家养鹅有一个重要功能：防贼。见陌生人入院，随着一阵阵高亢的“扛扛”声，长颈如一柄寒光闪烁的利剑，直刺来人脚踝。其实，不仅仅是“狗眼看人低”，鹅的眼瞳中人也是小之又小的（这是动物学家研究的事了），不然，它们岂敢冒小院之大不韪而非礼客人呢？非要我以训斥之声制止，“鹅娘们”才悻悻然离去。

冬去春来，“鹅娘们”的怪异之事也来了：整整一个礼拜，竟然浮游于水中不肯上岸，也不吃食，急得堪称农事“老把式”的老东方团团转，难不成这厮以绝食和我赌命了？于是，用竹竿加嘘声驱赶，就是死不上岸。无奈之下，老汉只得再次穿上防水服下水，抱着“鹅娘们”上岸来吃谷饲，他觉得它们明显瘦了，莫非得了“忧郁症”而拒食？

疑惑似乎在一夜之间有了答案。

原来，五六米宽的小河对岸那家也散



养着一群鹅，其中一只俊朗的雄鹅常游到我家鹅棚边转悠，时而隔着网眼公开和我家那个“鹅娘”亲昵。最近几天，终于上岸的“鹅娘们”直到天黑，不仅不回窝，还双双站在离窝蛮远的水桥栅栏边，与对岸那群鹅你唱我和地对起了“情歌”，看来，对岸确有“呆头鹅”看上了俺家“鹅娘”。可以想象，假如没有栅栏，俺家“鹅娘”决计是会扑过河去，即使我驱赶它们回窝，也是不情不愿地一步一回头……

咋办？老东方给出了终极解决方案：抱一只雄鹅回来给“鹅娘们”做伴吧？闻之，我悠然茅塞顿开。

□ 吴毓

# 和智能锅过招

有人说：当你还能接受新事物，证明你还年轻。春节前朋友邀我去听了一堂烹调课，我对那个锅子太感兴趣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讲师三摆两弄，变戏法似地整出一桌佳肴美餐，鲜香可口！没多久，我的厨房里也增添了这集磨、榨、蒸、炒、煮等多功能的智能锅。

智能锅外形精巧漂亮，上面是一个主锅，下面有一个显示屏，所有操作指令都只需在显示屏上触摸按键即可。上锅烧菜先连网登录，所有菜谱都存储在里面，搜寻想要做的菜就行。但要熟练上手还真不简单，新菜谱总在不断升级更新，也促使你要不断学习。

我首先学会的是最简单的磨豆浆，虽然操作是全提示，但智能锅科学、严谨，每一道都要按部就班，稍一疏忽便出错。刚上手，我小心翼翼，磨完豆浆还真累人，我想真正驾驭它还得多实践。

那天儿子媳妇来吃饭，我准备用这锅烹制南瓜浓汤、糖醋小排、娃娃菜金针菇等，都是初级入门菜系。按照智能锅精准要求，所有备菜分类称重，调料也都几克几克不差毫厘，然后按显示屏逐步操作，就像学生做练习题一样仔细认真。

不一会南瓜汤出锅了，糖醋小排也装盘了。南瓜汤金黄浓稠，糖醋小排酸酸甜甜，蒸煮的娃娃菜清淡可口。一人一碗南瓜汤，作为餐前开胃菜。媳妇尝了一口，就赞汤又香又鲜，所有菜都被赞色香味俱全，堪比五星厨师出锅水准。没多久菜都光盘了。初用智能锅做菜就得到大家首肯，我成就感爆棚。饭后我又用这锅为大家榨了柠檬汁，消食去腻。

□ 史美龙



疫情袭来，生活仍在继续。受朋友之邀，近日戴着口罩到横沙岛休一日闲，喝茶聊天，非常放松。屋里坐久了，就到阳光明媚的外面去走走，看看农村空旷的田野风景，这一走便一发不可收。是何种诱惑令人流连忘返？嘿，重返童年挑（沪语挖的意思）马兰头的时光。

挑马兰头是小时候的课余生活。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野生的马兰头蓬蓬勃勃生长起来，挑回来做个菜，家里可省点钱，为此农家的孩子不会错过。现在面对长在沟沟坎坎边碧绿的马兰头，多少年不见，不禁喜上眉梢，便拿起篮子和水果刀重操旧业。不料技法早已生疏，手里的水果刀有点不听使唤，一刀下去挑不到要害部位，好端端的一棵，叶片顿时像敲碎的玻璃杯七零八落，只好另选目标。

朋友说，横沙岛的马兰头是个“卧底

# 将春天装进篮里

高手”，根茎深深潜伏在土里，挑的时候务必拨开旁边遮掩的泥土，这样才能保证棵棵囫圇形象完美。我记得，过去有一种叫斜刀的小柄小刀，一刀一个准，有这样的小刀省心省力。朋友说那是老皇历了，现在岛民无人挑马兰头，这种工具早已销声匿迹，只好将就就将就。

按照朋友的指点，挑马兰头果然得心应手。然而毕竟上了年纪，平日少走多坐，少年时不费吹灰之力挑马兰头的活，眼下连续的弯腰曲背、屈膝半蹲几乎成了练少林功夫，一会儿便额角冒汗，不得不坐在田埂上歇口气，哎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如今身体敲响了警钟，回去该好好筹谋锻炼计划了。不过，这一歇倒歇出了窍门。你瞧，马兰头长在沟坎肩上，旁边是干枯的水沟，站在沟底，身体正好直立，呵呵，挑起来顺手。

横沙岛的马兰头真多，有的是扎堆

相拥，扒开外圈的泥土挑出一棵，后面的势如破竹，嚓嚓几下就是一大把。有的“独霸一方”，土里的营养滋润得“五大三粗”，挑出来抵好几棵。

一个多小时，两人挑了满满一篮。朋友把马兰头洗净滤干余水切碎，与豆腐干碎粒搭档，放一点麻油、细盐搅拌均匀，香味满世界飘逸。舀一勺送入嘴里，马兰头特有的香味和些许麻味冲击着味蕾，只觉得口气清新、胃口大增。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回到家里，神清气爽，上火的牙龈也不痛了，我猜是马兰头发挥了功效。上网查阅，长知识了：马兰头既是菜又是药，清热解毒，明目、利尿、消肿，经常吃还能降血压、保心脏，对老年人来说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东西。

天蓝水净空气新的横沙岛，这味大自然恩赐的马兰头是个宝哇，太值得留恋了。

# 自出“书”的启发

□ 王洪武

在职和刚退休时，我先后交出版社出了两本杂文散文集，还有报刊发了书讯和书评。那自豪劲，就甭提了。

退休这多年来，也想再出一两本集子。文稿早够了，可就是迟迟不敢行动。也是的，老朽当然比不上大家，出版社出的书一般要作者自销。人老了，老朋友都不在岗位了，这毕竟是个“为难”事。但业余写稿半个多世纪，积存样稿几大橱，那是我思想、劳动的结晶，不能随意丢弃，一定得好好保管收藏才是。

于是，我便适时抽出时间，把样报样刊上的个人用稿用标准的A4纸分门别类剪贴起来。过去贴得不规矩的，将贴纸反面用湿毛巾抹湿，把稿子慢慢剥下来重贴。工作细致而浩繁。然，心中有目标，越

干越来劲。经过几个月不懈努力，“编辑”工作大功告成。接着，我请街上一家打印社帮我设计了封面，用装订机装订好（而今不少打印社复印机、彩印机、装订机“武装齐备”，干这活“小菜一碟”）。很快，“扬帆起航、散文随笔、凡人快语、经济视野、新闻信息（上、下）、人物风采、家庭老人、健康生活、通讯写作、经验论文、捉影闲趣”等12本文集，像丛书，齐刷刷地展现在我面前。

我像关爱新生儿一样，一遍遍地轻手抚摸着这一本本新书。

像我等老人出书，名也好，利也罢，皆成浮云。目的无外乎是展示成果，不负一生辛劳；收集收藏，为后人留点精神财富；自娱自乐，丰富休闲。这自出的书，不是一样美好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A4本，比一般小册子漂亮大气；收集文稿多，有多

少本“出”多少本，正规出书一般哪有这个可能啊？且剪贴的都是原件，这便使其更有查找、收藏价值。12本“丛书”，包括设计、印刷、装订、修正，总共花了200元，比上印刷厂省了一大笔钱，还不用担心“卖书找关系败风气，书卖不掉变废纸多窝气”，同样达到老人出书的目的，真的值得一试。

欠缺的是，我有4个子女，这自出的丛书，一套嫌少。打字社老板怪我，说装订前让多复印几份不就得了，多花不了几个钱。好在我近些年的文稿都存在电脑里，等有兴趣再择其要篇，编辑成电子文本，多复印几份，如此装订成没有书号的像模像样的书，分送亲友，相信也会很受欢迎。

自出“书”，但愿此法能与我同样要出书的老人带来一点有益的启示。



锅外，还有智能手机、扫地机、擦窗机、机器人等，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。